

常州画派

壹

卷/2009

CHANGZHOU GENRE

编撰

常州市书画艺术促进会

常州画院

主编

张泽江

学术主持

周俊炜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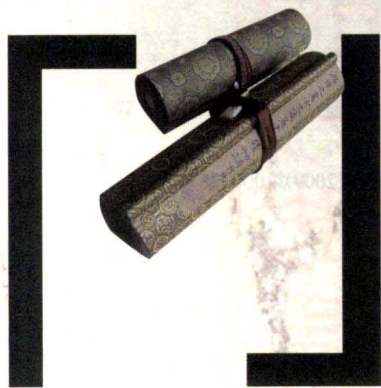


常州画派

言達

壹

卷/2009



梳理传统文脉

研究艺术理论

传播当代信息

促进精品创作

繁荣地方文化

打造常州画派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常州画派壹卷/常州市书画艺术促进会编—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410-3796-2

I.常… II.常… III.中国画—画派—艺术评论 IV.J2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0323号

常州画派·壹卷

责任编辑 张大川 王富弟
责任校对 曾品艳
责任印制 曾晓峰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200mm×262mm
印 张 6.25
图 片 112幅
字 数 100千
制 版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制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3796-2
定 价 28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邮购组关系
- 地 址: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 电 话:(028) 87734382 邮政编码:610031

目录



大家经典

- 3 傅抱石/恽南田（上）

学术论坛

- 14 承名世/关于恽南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2 张泽江/南田画风随想
28 叶鹏飞/论恽南田的书法艺术
34 李 宾/常州画派山水论

名家风采

- 38 钱璫之/应无不舞时——艺术大师谢稚柳一生
42 程 霞/谢稚柳的绘画艺术
44 谢稚柳作品鉴赏

画史钩沉

- 50 钱月航/常州画派：一丛画树的凄艳人生
56 钱世康/恽寿平与王时敏

画论新篇

- 58 周俊炜/绘画·书法·身份——刘海粟新论
66 薛金炜/南田之狂
72 承公侠/一则题画，一段联想——岭南画派与常州画派有渊源关系吗？

当代人物

- 74 周俊炜的中国人物画

艺苑瞭望

- 90 艺事信息

藏古鉴今

- 92 左树成/无款青花瓷盘赏析
94 徐 进/少年藏家——黄震



《常州画派》为理论学术读物，对于所采用的作者投稿一律只进行编辑上必须的审查。如果来稿涉及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应由作者承担相应的责任，特此敬告。

前言



所谓『常州画派』，在我们的视野中，应该是广义的。它至少要涵盖三方面：一是以恽寿平没骨画画法为表征的历史个案，没有这个内容，常州画派几乎无从谈起；再就是籍贯常州的画家群体现象，既有古代的，又有现当代的，哪怕其人创作并不是没骨法；另外则是那些虽然不属于常州籍却能创作出带有常州区域特点作品的画家，有时候他们画得比常州人还要常州。

作为『研究会』，并且专门把研究成果汇编成册，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展示出来，其基本立场和原则理念，已经如上所述。因此，凡涉及到我们

所讲的那三个方面的文稿、图片或作品，本会均竭诚欢迎。体裁、形式、篇幅、观点等等，都不予约束和规定，要求只有一个：言之有物；或者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張澤江

二〇〇八年十月

《常州画派》丛书主编

常州市书画促进会会长



【大家经典】

CHANGZHOU GENRE

常州画派

文·傅抱石

恽南田 (上)



恽南田 荷花图页

恽南田初名格，字寿平，后以字行，故改正叔，号南田，别号白云外史、云溪外史、东园客、草衣生、横山樵者、巢风客，江苏武进人也。世居城东，筑室曰“瓠香馆”，吟咏其中。明崇祯六年(1633年)癸酉生，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庚午卒，年五十有八。著有《瓠香馆集》、《瓠香馆帖》及《南田真画本》。

恽氏，毗陵世家也。先生曾祖恽光世(绍芳)，以嘉靖丁未进士起家，官至参议，王弇州(世贞)、李于鳞(攀龙)诸公，皆唱和之友。伯父恽香山、恽含万，香山名本初，夙以学行，高自位置，尤以画著。先生尝题云：

松子藤花坠石栏，竹堂云气画漫漫，不须坐看峨眉雪，瀑布空山六月寒。

又附记云：

翁以文章诗酒，气盛海内。时泼墨为溪山，云烟树石，墨华水晕，出宋入元。盖非一家私言也，世称神品。

含万名于迈，似亦能画，周栎园《读书录》卷尾虽止留姓氏，未详性行阅历，而考之先生诗集及其他赠答，则明季宦游山右，丧乱后，逃难四方，潜与同志不绝消息。时广平申凫盟(涵光)寄含万诗中，得左录一首，可知其非寻常笔墨人也。

秣陵积雪拥归翰，生死论交十二春。醉记隐忧同涕泪，老逢喧乐总酸辛。

天边甲冑疑无路，海畔菰芦合有人。闻道近骑缙岭鹤，大河南望隔风尘。

父逊庵，名日初，字仲升，少与钱吉士(禧)、杨机部(廷麟)诸公交，文章纵丽，

于百氏无不窥，尤喜宋儒之书。及执贄刘念台（宗周），其学益进。念台尝以冤下狱，逊庵上书救之，义声震一时。以崇祯六年乡试副榜，久留京师。十六年，应诏上备边之策五道，不报，乃知时事不可为，慷慨挥泪而去。携书三千卷，往隐天台山中。尝有《燕京杂感》之作，其一云：

桑乾河北倚高楼，金错刀寒揽敝裘。秦塞凄凉听笳鼓，汉官哀怨入箜篌。

月明组甲三千里，风动雕弓十六州。莫是帝城文物在，师臣谈笑待封侯。

居三年，两京相继而亡。唐王即位福州，鲁王于绍兴监国。及清兵下浙江，逊庵乃出走福州。福州破，走广州。广州又破，遂祝发，更名明昙，逃走建阳。时清军已席卷浙、闽、粤三省，唐王被执死，鲁王亦败走海上，湖广何腾蛟、江西杨廷麟皆殉难。而明遗臣尚拥残旅立永明王于南荒，以奉正朔。会金坛王祈，遥奉永明王令，聚众入建宁、建阳及属县，多唱议响应。于是逊庵往见王祈，献策曰：“建宁为全闽门户，苟能守之，诸郡皆安然，不扼仙霞岭之险，建宁不可守，欲扼仙霞，宜先取浦城。”乃使长子楨随副将谢南云袭浦城，一战不利，全军死之，楨亦歿。清将陈锦统重兵来攻建宁，王祈力战而死，城遂陷。逊庵乃收集散卒走广信，又逃入封禁山中。数月粮尽，逊庵喟然曰：“天下之事，败坏已数十年，不可复救。然见庄烈帝之殉社稷，薄海茹痛，小臣愚妄，欲延国命于一日之长。今事乃至此，徒害百姓，将有何益？”遂散其众，独归常州。

逊庵自是鹑居鹩饮，系命草间者二十余年，屡至山阴祭其师刘念台墓，为撰念台行壮达十万言。锡山高世泰，高忠宪公（攀龙）从子也，重修东林书院，请逊庵讲其中，学者多宗之。其说重知行并进，防检精密，大旨不离慎独，著有《见则堂语录》、《不远堂诗文集》。常州知府骆钟泰，屡请见逊庵，逊庵不纳。钟泰去官后，始许闻中庸要领，喜曰：“不图今日得听大儒绪论也！”逊庵亦旁及六法。喜以枯墨作山水，古简有致。康熙十七年戊午卒，年七十八。有子三人，长曰楨，死浦城之难；次曰桓；季即先生也。

先生年甫十三，亦随父兄在建宁。迨陈锦陷城，与次兄桓彷徨乱军中，逃至黄华山下，竟与桓相失。先生乃被捕至锦营，桓不知所终。时永明王永历二年，即清顺治五年戊子之岁也，会陈锦无子，其妻爱先生眉目秀朗，性又聪慧，遂以为养子。后陈锦夫妇挈先生游西湖灵隐，途中适与逊庵遇。逊庵因密与寺僧谛晖谋，俟锦妻入，给之曰：“斯子有业因，宜出家，不然，必夭死！”锦妻平生深信佛法，皈依僧徒，乃留先生寺中，垂泪而去。于是先生始归家。逊庵襪其靴帽胡服，以旧式宽袍大袖易之，日夕督课经传不少贷。先生性至孝，先意顺志奉教者，十年如一日，学以大成。时太仓王恽民，奇先生幼时遭遇，为谱传奇一篇，脍炙一世。先生寄石谷诗中，左录一首，即自此出。恽民名忭，王烟客（时敏）第五子也。诗云：

穹庐旧事恨飘零，地老天荒梦未醒；公子初翻新乐府，他时筵上断肠听。

先生成人后，世已变为康熙元年。明祚虽云全尽，而逊庵之名，仍见重东南遗老间。四方声闻，集于一身，户外窥其动静者，常不绝影。鄞县张忠烈公（煌言）与郑成功谋，来攻金陵，不克，以身逃山中。讹传谓：“张公弟凤翼，恽日初门人也。必依日初匿。”县吏将捕，逊庵自若曰：“吾当死也久矣！”未几事解。二年春，叔含万自山西馈金逊庵，以觴其寿，并致书先生，诫以言动笔札之当慎。时先生有《曲巷偶见》一章，可想清廷注意先生父子之严也。诗云：

暗路出苔茵，惊鸿忽近身。脂香能醉客，步怯欲依人。

灯转斜窥鬓，罗轻不动尘。扶墙遮袖立，飘渺洛川神。

先生夙以父兄之志为志，誓不仕二姓，自号抱瓮客，安命听天，灶突无烟时，拾树根烧之，衣衾寒冷时，烤手瓦炉而坐，不知户外为秦为汉。迨养晦渐久，身边尚有暗剑之来，无可奈何也。加之逊庵逐倾颓，朝夕无甘旨之奉，于是卖画养父，欲掩世人耳目。遂赋一诗云：

有谁放笔致称痴，绘苑沧桑某在斯。墨雨久令千载秘，青山还许少文知。

先生画，出自天性，山水花鸟，无不自得。藁笔所至，人争迎之，与虞山王石谷（翬）相知，亦在此时。今应一言者，世以先生与石谷相交甚厚，遂呼为恽王，视先生一寻常画师，盖先生之于画，与古之英雄豪杰之韬晦于世或托身禅门或混迹屠沽相同，以所长易首阳之薇





恽南田 梅花山茶图页

而已。其一生，实以明之遗臣而完节。承逊庵浑身之血，追忠肝义胆之后。逊庵有子，则必先生；先生有亲又必逊庵，何可与权门曳裾之画师同语哉？惟世见先生所长，视为画师，故逐风举帆，大声应之曰：“绘苑沧桑某在斯！”自掩韬晦之迹耳。用心亦诚惨矣！同里杨宗发（起文）亦与先生同调，读其赠先生之乞食行，其意自明。诗云：

朔风飕飕山气结，黄河冰交天雨雪。英雄失路归田庐，咳唾萧条甘乞食。

朝行负薪饭夜午，相逢斗酒心迟留。蒙头复面随木偶，一醉半死横千秋。

君今怀才泣知己，我亦东西苦行李。执手大笑歌呜呜，去揖吴江浣纱女。

自后先生渐游近郡，最爱西湖风景。每到杭州，必居东园高云阁，或累月，或经年，乍去乍来，视东园如家庭，先生之号东园客，自此出也。有湖山眺望绝句数首，其一云：

春愁正满落花天，不见王孙又几年。添得湖山今日泪，玉箫吹断鹧鸪天。

其唱诸友，有毛稚黄（先舒）、王丹麓（暉），诸虎男（匡鼎）、余不远（思复）、陆从思（进），及卓灵上人、愚庵和尚等。一友忽乘槎游海外，叙别同人云：“少时尝感异梦，自海山仙翁授求凤之曲，被仙姬召与对弈。今日之游，亦访寻旧梦也。”同人皆赋诗觞之，先生亦赠诗云：

六博狂呼天上筵，玉箫吹散蜃楼烟。春秋百里游秦日，阴火玄虚作赋年。

瑶海尘生寻旧梦，石桥山断拾遗鞭。醉吟螯骨蛟妃舞，缥缈琴心绕凤弦。

一年，又在东园，值重阳节，不酌酒，不对菊，终日偃褰窗下，握紫茱绛囊，读卷中诗句。是日毛稚黄亦与先生同怀，吟啸无友，独立暮云中，叹息秋色。先生闻之，乃赋一诗，和之如左。盖稚黄之贫，亦不让先生，尝欲卖田刻所著书，意未决，问于诸虎男，虎男曰：

“去产则免租役，刻书而售，则生赢利，是一举两得也。”于是稚黄著述始上梓云：

客馆单衣冷剑囊，故园天畔路苍茫。插茱不爱无家紫，把菊难逢载酒黄。

五夜独吟双鬓雪，三秋同病六桥霜。知君纵有登临兴，未曾凭高吊凤凰。

先生外游多奉父以行，一年游江淮间，道远且悼父老，乃别父而去。游屦所至，客梦易醒，邗上值除夜，作感怀诗数首。中云：

历尽一行泪，春连半夜灯。

又云：

检点菜衣在，偏违杖履欢。

皆怀亲句也。此行费时年余，归途养病芜城僧寮者数月。其间好与山林隐逸交，如程穆倩（邃）、孙无言（默）、查二瞻（士标）、王筠侣（崇中）、汪蛟门（懋麟）诸老，皆往来唱酬。其柴虚吊岳武穆战迹云：

金牌旧恨泣蛟绡，江岸荒祠尚寂寥。自昔河山征战地，至今风雨鬼神朝。

涛翻白马东来急，天接黄龙北望遥。极目寒烟凭吊处，长虹中夜出云霄。

禾黍金甌问古邙，孤臣战迹至今留。荒碑尚记南朝恨，蔓草翻深异代愁。

赤岸日高沧海色，碧天云散大江流。千秋壮气难销尽，化作风涛遍十洲。

先生以康熙十五年丙辰秋还家，值乱离间，久绝音讯之叔父含万远经七闽来归，相见狂喜，满堂如春，先生闻谈近事，感叹不已，述之为诗。其末章七八两句，先生自注云：“指戊子之际，与予同婴建宁难之仲兄也。”诗云：

梨关兵合断重围，海角音书雁到稀。短梦易从残夜醒，故园难自异乡归。

七盘鸟道收高垒，百战狼烟护衲衣。白发相欢诸父在，家山重问旧青薇。

生还如在玉门来，客路伤心偏草莱。血雨重城鸡犬尽，黄埃千帐马驼回。

犹传填海留精卫，又见昆池走劫灰。从此雄关休设险，蚕丛终为五丁开。

初疑百谷饮长鲸，俄顷桑田已变更。马角末生期尚远，鸡人无力夜难明。

潜身木末看传剑，变服芦中急避兵。世事漫劳亲故问，且将樽酒话平生。

帘蜀经营事已阑，占星空向斗牛看。蹶珠肯入平原馆，短发徒卫壮士冠。

曾见梨关三度马，谁封函谷一泥丸。伤心国破为俘日，赋就招魂泪未干。

越二年，父逊庵病歿。先生时年四十六。自后随游大江南北，怀重游于广陵，寻旧盟于白下。返经虞山，逢王石谷，闻烟客病久，因相携至娄东始与烟客相见。榻前握手，遂成永诀。时烟客子王颢庵（揆）太史归养居丧，留先生客于家者三年。颢庵服阙后，与先生招同人于拙修堂，分韵赋诗。先生题所作云：“时移家旧里，将有远游，因留别娄东诸君子。”此时或先生厌长客庑下，或颢庵欲劝之同赴京师，皆未可知也。先生诗云：

把酒芳筵话远征，萍踪犹系故人情。祇因半世从屠钓，安用诸侯识姓名。

别路且攀吴苑柳，何心重听蓟门莺。三年庑下栖迟客，一夜离愁白发生。

花残江馆滞征纆，绿浦红潮柳岸平。芳草有心抽夜雨，东风无力转春晴。

艰难抱子还乡国，落拓浮家仗友生。只为踌躇千里别，归期临发又重更。

先生归家后一年，甲子秋，欲游杭州，作诗简石谷，附记云：

“平生相见日稀，离索积岁。尝相约同聚山中三日，今犹不能偿其愿，去日如此，来日亦险；河清可俟，人生几何？双鬓丝丝，能不慨叹？想子笔墨之契，在娄东，西庐先生，在毗陵唐半园与吾耳。半园已死，西庐亦逝，观子所作一水一石，忘言倾赏者，措我而谁耶？琴川一别，既经数年，音问久绝，悄恍觅句内奉寄。”中二首云：“山水空留太古琴，人生能得几知音？半园已去西庐杳，剩得南田是素心。”“收得江山在锦囊，峭帆乘月下沧浪，东还尚有兰陵酒，絮被留君话草堂。”然先生此游未果。

隔岁丙寅秋，先生往客宛陵。中秋无月，至九月十四夜，月色皎皎，千里无云。先生独在玉峰园池，倚楼望月。忽有剥啄之声，出迎之，则石谷也。先生大喜，相对吟赏月下谓石谷曰：“今夜玉峰园池，全归吾二人所有。昔支公买山而隐，毋宁多事？东坡谓江山风月，惟闲人主之，洵名言也。”乃酌酒赋诗，石谷尽欢而去。



恽南田 高岩乔木图轴

越三年己巳夏，先生复与石谷相期消暑此地，论笔墨者数十日，晷夜不倦。时醉舞酣歌，解衣盘礴，旁若无人。先生有诗云：

客馆高吟处，寒虫静不闻，秋窗夜风雨，洒墨欲成云。

山中三日同聚之约，至是果之，无复遗憾。而先生之死，则在翌年庚午，先石谷实二十有七年也。

先生交游中，尚许有九日(旭)、王于一(猶定)、汪魏美(汎)、顾景范(祖禹)，均以遗老自居，义心苦调，能与先生合，互有赠答，亦皆如见肝胆。惟笄在辛(重光)、宋牧仲(莘)二人列之交游，窃不能无所感。二人固俱以台阁冠冕，好交布衣，骚人墨客，皆争趋之。先生亦非不与之亲炙，而二人之视先生，则在有石谷而后有先生也。尤以笄在辛，动呼先生曰南田生。先生之一字，无礼亦甚，不问学问，以年论，仅长先生十岁，此外可夸者，着于其身之衣冠而已。先生灰衣冠中人久矣，况其左衽？故石谷作水竹幽居图赠在辛时，先生题云：

“柴门临涧板桥西，千尺琅玕翠欲迷，我自草堂无怨鹤，不须珠树借鸾栖。”讽之如刺肺腑。

宋牧仲开府姑苏，延先生于家，亲赏其下笔设色之妙。他日语人曰：“恽南田之画，余暗中摸索，犹能辨之。”又于与先生前后之汪钝翁(琬)、王忘庵(武)诸子谢世时，牧仲并哭之一时，前联云：

宋中耆旧伤心尽，吴下风流逝水多。

朱竹垞(彝尊)评此句云：“宋漫堂与正叔交最久，其亡后哭之以诗，所言吴下风流逝水多者，兼悼汪钝翁王勤中也。平生之谊，安得谓尽？顾漫堂论画绝句二十六首，不及正叔而甚称王翬，殊不知诗跋根据书史，石谷自非南田之敌。”牧仲果如在辛，亦不知先生者也。二人所知，先生笔墨耳，须眉面貌耳，何可数于先生知交之中？

夫人生谁不愿得知己？然竟无之，亦无须多悲。否则世上泛泛行路之交，又何足贵？此子期一去，伯牙断弦，不求知音之所以也。况先生生于乱离而与世背，守父兄之志，孤行茆步，不趋权贵，不辞穷苦，以天之与我者为命，与造化游鸿濛之外。以是发胸臆之秘，一一诉之吟啸，鬼哭神泣；一一记之丹青，鸟歌花舞。举天地万有，皆一大知己也。世之横眼竖鼻之徒，知吾不知，于我何有？先生有歌云：

金乌广寒宿，玉兔春咸池。乌有冻死骨，兔有渴死皮。龙伯长不可缩，僬侥短不可续。截螭之足，益蛇之腹，野田凄雨？蛇哭。楚山不识晋，越山不识吴，机梭断绝禾枯，愚公岂借





恽南田 蚕豆花图页

寫玉峯園池觀馬文
璧大憤暇傲其意

白雲文



恽南田 仿马文璧山水图轴

留侯著，汉阴宝其拙，公输之巧非吾徒，子菟虽大勇，鹿子不愿以为父。雕鸛虽至悍，鸛妇不愿以为夫。我饮非尔口，我行非尔跣，尔不我借，我不尔呼，尔令非我將焉誣，騏驎白澤，日走万里，若以守户，貽笑韩卢，吁嗟乎。

与先生之气节文章相伴，先生之画亦有所由来，不俟远溯祖光世也。伯父香山含万，父逊庵，俱善画，先生承其先绪而集大成。文衡山（征明）述古有“看吴仲圭画，当于密处求疏；看倪云林画，当于疏处求密”之语，香山最爱之。尝示先生，谓“此古人眼光，所以铄破天下也。”先生乃反之曰：“须疏处用疏，密处用密，此所以参取倪吴神趣，合一玄微。”先生此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矣。先生夙私淑元末王叔明（蒙）之为人。其画山水，亦以叔明所师法者为师法，一丘一壑，居然叔明后身。旁参倪黄两家，超逸绝尘，深得神髓。尝把笔临纸，无仿子久之意，而得子久之妙，先生不觉大呼，快哉！题之云：

古人有子久，今人无子久。子久不在兹，谁人知子久。此不作子久，而甚似子久。

腕中信中鬼，真宰不能守。寥寥千载下，钟期竟何有。

世传先生始与石谷交时称赞其山水云：“是道君之独步，吾亦耻为天下第二手！”遂舍山水专攻花卉。近代戴醇士（熙）乃解之云：“斯言也，如世之文人，稍称他人笔墨时，节曰焚吾笔，碎吾砚，一常套语耳，非真绝笔山水之意。后人不解，或有考南田画至某年写花卉，自某年后不写山水者，殆近痴人说梦。”又云：“南田评黄鹤山樵谓‘沈著之极，化为缥缈’，真知言也。是以南田晚年草草之笔，神明愈益焕发，所谓有以沈著而化缥缈之妙。”可知先生不特未绝笔山水，且晚年愈极其神妙也。

戴醇士又以先生山水比之石谷云：“乌目山人之沉郁顿挫，如杜少陵；白云外史之天然而去雕饰，似李青莲，各有千古，未易轩輊。”比之吴历云：“墨井道人之笔力沉厚，在石谷之上，与南田异宗而同旨。”更比之烟客、圆照、麓台三王云：“三王皆喜用渴笔，独南田用湿毫。别开生面，空灵隽逸，有着纸欲飞之妙。”惟先生一时耽于写生，遂远山水，其题识中有云：“石谷不喜予写生，尝对孙承公云：‘正叔研精花卉，日求其趣，于烟云山水之机疏矣。’予初以为不然，已而思写生与山水，用笔蹊径不同，久于花叶者，手腕心弱。一花一叶，岂能通千岩万壑之趣。”

先生之于写生，出性之所好，又其所长。时承石田（沈周）、白阳（陈淳）之后，举世滔滔，群起效顰。先生独脱时习，远取北宋徐崇嗣没骨法，去其勾勒之迹，能斟酌古今，而极傅染之二。一花半萼，烘日挹露，只羽片鳞，飞风潜水；皆神采奕奕，备极生动，风韵迥出尘表，洵如天仙化人，绝不带人间烟火之气。海内遂推为写生正派，学者皆宗之，实古今绝诣也。盖当时多有以不似为得妙谛者，先生力欲传神于极似之中。语其甘苦云：“笔墨可知，天机不可知也；规矩可得，气韵不可得也。以可知可得者，而求不可知不可得，岂易为力乎？”而宗先生者，不悟此旨，或研弄脂粉，摹花探蕊，一变而为绮丽之习。先生又慨然忧之，屡挥淡雅之笔，导之复还本色。谓“墨花至石田六如，真洗脱尘畦，觉造化在指腕之间，非世之涂红抹绿者所及也。”兹录先生题写生者数首，可知传神之妙，应在似与不似之处矣。

落花游鱼

尺波无处宿鸳鸯，摇荡春风苕带长。忽见轻鯈初出水，落花如雪过回塘。

荷花

碧玉秋成影渐疏，可怜红艳冷相依。蒲塘莫遣西风入，留补骚人旧日衣。

出蹊蹻

云壑宜人坐不还，微风入树叶声闲。掷书正有岩花落，故故留红句读间。

桃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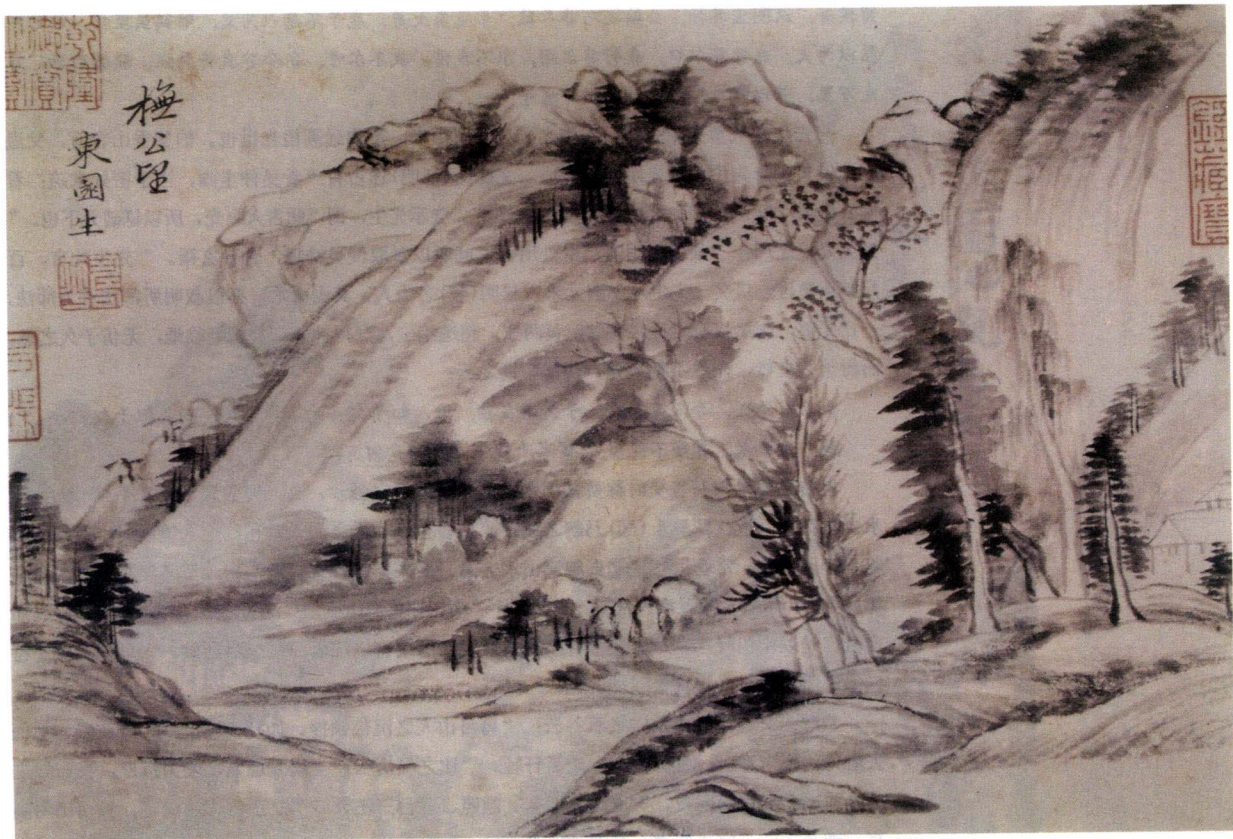
武陵溪畔旧春烟，带露含风晓更妍。不信渔人偏得路，看花空忆避秦年。

芍药

五铢衣薄不留尘，罗舞还惊窈窕身。肯与花王相近侍，笑他倾国是何人。

先生之书，专法褚河南（遂良），兼学米襄阳（芾），笔力秀挺劲逸。于是与其诗画，并称南田三绝。先生尝云：“宋四家皆自鲁公出，而米海南又兼河南北海，故丰采独绝。”殆有夫子





恽南田 山水图页

自道之感。然先生至此，不知几经折肱之苦也。尝临褚河南随清娱志铭，跋云：“褚河南书之流传人间者，凡数十种，笔法各不相似。如圣教序二种，其法近古隶，与他书迥殊。又如哀册，如枯树赋，皆称褚书之最上者，声名赫然，予亦酷爱之，然犹恐中令之书，尝以此册为第一。此册如右军兰亭序，他非不佳，皆不能与之敌。惜墨池研血之功，已经十年，每摹仿之，以未得其笔意为憾事耳。”

先生之诗，所谓毗陵六逸之冠。年甫八岁，咏蓬花成句而惊塾师。及长，遭国变，乱离之闻，侘僚无赖，发为笔墨，其诗愈进。出入骚雅，上下三唐，其慷慨君国，俯仰身世者，如三闾忧愤，柴桑咏叹，杜陵愁嗟，玉溪哀怨，悲深痛切，节急调促，吟诵之间，使人感奋激越。盖在当时四家钱（谦益）吴（伟业）王（仕禎）朱（彝尊）之外，别开一种特殊诗境者也。顾亭林（炎武）评之云：“正叔之笔，如子山词赋，江关萧瑟，昔人所谓文字之外，别有一物主之者是也。”

先生又工题跋，如朱竹垞所言，其语皆根据书史，匪特王石谷非先生敌，当时之能及先生者，亦甚罕。石谷之画，每得先生题跋，自运笔设色之源流，到构思匠心之玄微，阐发无遗，其画为放光彩。先生歿，石谷复无此人，满幅云烟，转感寂寞矣。先生简短题跋数则云：

奇松参天，沧州在望，令人冷然神远。

放于江湖，眇然忘机，噫嘻，此何世之民欤。

娱闲新趣，爱此秋华，坐想丝苔，以资吟啸。

笋之干霄，梅之破冻，直塞两间，孰能细之。

牛妳佛手，皆柑也，而皆不以甘媚人。栗则宜乎严苦，而反作悦人风味。名不足据，如是如是。

核桃壳坚，不可率破，面多城府，司马仲达之流欤。丹柿可欲，而外卫不坚，触手糜烂，



岂曹子丹之徒耶。得谏果而时置座，庶几其免夫。

来禽枇杷，皆缀皮以自护其甘，惟杨家果则否，盖所扶既胜，弥见本色，何烦包囊外护乎。

桃著绯而核内脱，菱著绯而角外？，乃知中胶而好用其锋者，大率皆绿农黄绶之流。

韵穹实，藕穹虚。实者重袭固多，虚者丝累不少，要皆不失为君子之徒。

葡萄酸中带甘，榴子酸中带酢，总不脱措大家风。然言乎流浆掩露，则河西之客差豪耳。

黄金其外，斋瓮其中，甚哉橙氏之子之饰貌也。颜如渥丹，腹如飴甘，可与剖肝膈披情素，陆吉氏庶几近之，然而芬烈不逮矣。

先生言貌恂恂，性不能饮，居家简静，或终日不发一语，出为客，与众处时，亦黎明即起，煮水洗面，手弄丹铅，展纸作画，及众集，则弃丹铅，未竟者，藏之筐篋，至晚不下一笔。惟围棋咏诗，或陪畅饮而已。生而疏于生计，手不知握算，有数亩薄田，任奴仆所管，所入至不能偿逋赋。行李时，虽充润笔而归，然家人散漫，随手取而挥之，一贫复如故，先生未尝有戚客也。诸虎男云：“予访正叔，登其堂门庭阒寂，丛菊满阶，真不愧名士风流。”姚绶仲云：“正叔咏梅有‘可怜雪霰相催急，才到春风已白头！’之句，其憔悴枯槁，犹可想骨性之殊傲。正叔岂但诗画传世已哉？其位置亦不在王冕沈周之下也。”



恽南田 山水图页



关于恽南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学术论坛】

CHANGZHOU GENRE

常州画派

文·承名世

近年来，关于恽南田的生平事迹、艺术成就的研究工作正在不断展开。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历史的误会被澄清。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问题被揭示，南田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这是值得高兴的事。然而，我以为这一工作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它正期待着我们以新的姿态、新的方法将南田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一、关于南田创立没骨花卉画的动机

南田创立没骨花卉画的动机，按照传统的看法，是因为南田自以为材质不能超过王石谷，所以由画山水而改画花卉。近年来，我们否定了这一看法，特别是有些意见(包括本人在内)认为：南田无论在技巧才能方面，还是在修养素质方面，都不比王石谷差，依南田的本意，他是决不肯“让”的。这些意见，对弄清南田艺术生涯中的一段悬而未决的历史来说，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对南田创立没骨花卉画的真正原因，还没有加以准确、全面的揭示。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南田由画山水改画花卉，是他艺术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变，也是使他日后在画坛确立自己的地位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里面有哪些具体因素在起作用？我现在是这样来看这些问题的：

南田由山水画花卉，其动机是多方面的，过去所说的“让”，既有其可取的地方，也有其不足之处。南田与石谷，年轻时都画山水，虽非同师，但实际走的是一条路，都从传统的宋、元(特别是“元四家”)入手，两人在资质、技能上又有不少共同的地方，随着恽、王交往日益增多，互相的影响也不断加深。恽鹤生曾说南田“与石谷笔意极相似”，是有一定根据的。这种局面的出现，对石谷来说也许无所谓，或者反倒是一件好事，对南田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南田步入中年以后，对传统山水画已经有较深的认识，并且在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